

匡亚明 主编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崔之清 胡臣友 著

洪秀全评传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洪秀全评传 (下)

附 洪仁玕评传

崔之清 胡臣友 著

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洪秀全评传/崔之清,胡臣友,章友德著. —南京:
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1.4

(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/匡亚明主编)

ISBN 978-7-305-06039-7

I. 洪… II. ①崔…②胡…③章… III. 洪秀全(1814 ~
1864)-评传 IV. K827 = 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4174 号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(典藏版)

洪秀全评传(附洪仁玕评传)

崔之清 胡臣友 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

(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:210093)

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

网址:www.rulin.com.cn

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开本 660 × 960 1/16 印张 34 字数 367 千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06039-7

定价: 67.00 元(上、下)

洪秀全评传

第六章 思想结构之宗教神学 层面——拜上帝教

恩格斯对 16 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作过翔实和精辟的研究,提出了著名的论断:“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。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,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,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,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。”^①从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考察,也证实这一论断具有普遍的意义。中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也基本采取这三种形式展开。例如天地会等秘密会党,就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展开反清活动。黄巢、李自成、宋江等起义则是采取公开的武装斗争形式,而黄巾起义、白莲教起义、太平天国起义等又是以公开的异教形式动员和组织民众,逐步导向武装起义的。太平天国起义尤为典型,它是以拜上帝教为精神武器,首先“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”,在广西山区传播扩散,创立基地,聚集

^① 恩格斯《德国农民战争》,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卷 7,页 400—401。

教众,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。之后,再导向武装起义的形式。

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精神原动力。洪秀全怀着推翻清朝、开创新朝、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,试图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战斗,“要掀起巨大的风暴”,就创立了拜上帝教,“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”。^①因而,拜上帝教是洪秀全发动这次伟大农民战争的强大精神武器,也是他创建新朝的基本神学依据。在洪秀全思想结构中,宗教与神学是十分重要的层面。它自成体系,不断演变和发展,而且与其他层面交互影响,使整个思想结构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。我们必须严谨求实地剖析和评判洪秀全的宗教神学体系,及其政治社会功能,把握这位起义领袖思想发展的此一重要层面之脉络,从而,加深对其总体思想架构的认识和理解。

一、基督教与拜上帝教

拜上帝教缘起于基督教。从拜上帝教产生起,它与基督教就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。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,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断演化和变异。从发展进程考察,拜上帝教可划分为四个时期。

(一) 1843—1847: 初创时期

^① 恩格斯《路德维希·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》,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卷4,页251。



考察这一时期拜上帝教理论和教义的主要材料有：《吾侪诗》、《神天诗》、《原道救世歌》、《百正歌》、《原道醒世训》、《天条书》等。这一时期，洪秀全还未看到基督教圣经。《劝世良言》是他基督教知识的唯一源头。但《劝世良言》内容浅薄却又晦涩难懂。洪秀全对基督教茫无所知，不得不借助自己熟悉的儒学知识以理解、诠释和补充他从《劝世良言》中获得的信息。因此，拜上帝教在它的初期具有三个特点：

1. 拜上帝教有关基督教的神学原理和宗教教义基本上局限于《劝世良言》的范围

洪秀全与科举道路决裂后，立志推翻清朝，建立自己的王朝。他迫切需要精神武器以动员和组织群众。他在潜心研读《劝世良言》后，从中找到了发动政治斗争的神学的形式，并从中接受了拜上帝、敬耶稣、不拜偶像的内容。这是拜上帝教最初的基督教成分。他一方面借用上帝这个权威，作为宣传和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；另一方面，他也确实“觉得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”^①。他按书中所言，自行施洗，以示入教。并写了不少诗文，如《吾侪诗》云：“吾侪罪恶实滔天，幸赖耶稣代赎全。……”《神天诗》：“神天之外更无神”。《原道救世歌》：“开辟真神惟上帝”，“上帝当拜，勿拜邪神”，“五行万物天造化，岂有别神宰其中”，“灵魂同是自天来”。从这些诗文看，洪秀全接受了《劝世良言》所宣传的某些基督教理论：上帝全知全能，6日造成天地万物，创造了人。人类始祖受了蛇魔诱惑，偷食禁果，干犯天律，使整个人类都有“原罪”。而中国人至今执迷不悟，不知崇敬上帝而去敬拜邪神。上帝派他的儿子

^① 《太平天国起义记》，《太平天国》（六），页846。



耶稣降临世上，替世人赎罪。上帝是独一真神，人们应当只信上帝，不拜邪神。人只有信仰上帝，灵魂才能得救，到末日审判时，灵魂才能升入天堂；不信上帝、崇拜邪神偶像者，下到地狱。可见，在创立拜上帝教初期，洪秀全的宗教神学观念没有超出《劝世良言》的范围。

拜上帝教的简单教义基本上也是基督教的翻版。

1) 关于“三位一体”。在基督教里，上帝、耶稣和圣灵是三位一体的，但《劝世良言》对三位一体讲得很含糊，洪秀全自然不能明白。直到 1847 年，他到广州从罗孝全研修基督教知识后，制定了《天条书》，写道：“赞美上帝为天圣父，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，赞美圣神风为圣灵，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。”这表明洪秀全在读过圣经后，接受了它的说法。但他仍不懂得“三位一体”的真正含义，因而暂时附和基督教的说法。后来发现“三位一体”不符合他的需要，遂在批解圣经时，转而批驳了“三位一体”的说法。

2) 关于天堂地狱之说。拜上帝教认为，肉身之外，有不灭的灵魂存在。人死后，灵魂或升天堂，享天福；或落地狱，受永苦。甚至在 1847—1848 年写成的《原道觉世训》中，仍采用这种说法：“死后魂升天堂，永远在天上享福”；“死后被鬼捉，永远在地狱受苦”。天堂地狱，是人们死后灵魂的归宿。完全因袭了《劝世良言》和基督教的说法。至于明确提出建立人间天堂，并予以鼓励将士斗志，则是金田起义以后的事。

3) 关于忍耐和顺从的教义。基督教大力宣扬忍耐和顺从，要人“爱仇敌”，主张接受现实命运，忍受压迫和剥削，消弭反抗和斗争，以维护现实社会秩序。《劝世良言》劝人“固穷守分，凡事听命于神天上帝”。拜上帝教重复这些教义，而且还渗入



中国传统的“天命观”，宣扬富贵生死“天排定”，“知命安贫意气扬”^①。此时，洪秀全虽感到“忍耐或谦卑”，“无以管镇邪恶之世”，^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有革命的觉悟，而是主张对邪恶采取较为严厉的惩罚手段。对于所受的苦难，贫困的人们仍须忍耐顺从。

4) 关于天下一家。《劝世良言》宣扬，上帝是“万国万类人之大父母”，全世界之人“自君王至庶民”，“不拘贵贱尊卑”，皆为一家。洪秀全尽管在《百正歌》中划分了“正”与“不正”，但并未把“不正”排除出上帝子女之列，而是反复强调：“天父上帝人人共”^③，“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”^④。这种说教与《劝世良言》完全出于一辙。

5) 关于上帝教的戒条。基督教有十条诫命：除上帝外不可敬拜邪神；不许制作偶像；不许称耶和華的名字；以安息日为圣日；孝敬父母；不可杀人；不可奸淫；不可偷盗；不可作假见证陷害；不许贪恋他人财物。^⑤《劝世良言》只讲了十诫的来历，没有讲十诫的具体内容，洪秀全此时没有规定“天条”。但他在《原道救世歌》中却突出了正与邪的对立。除了劝人敬拜上帝、勿拜邪神外，又提出“六不正”，其内容基本是中国传统道德教化中所禁绝的邪行，它与基督教的“摩西十诫”差异较大。后来，当洪秀全看过圣经后，就修正了“六不正”的说法。

当然，初期的拜上帝教在某些方面逾出了《劝世良言》。

① 《原道救世歌》。

② 《太平天国起义记》，《太平天国》（六），页864。

③ 《原道救世歌》。

④ 《原道醒世训》。

⑤ 《新约》，《出埃及记》，第20章。



其一,洪秀全试图把基督教在上帝面前的“人人平等”,延伸扩展到现实社会生活中,衍化为政治经济平等的观念。这一点在《原道醒世训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。但这种观念只是他一种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向往。此时,洪秀全还没有要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种平等的强烈要求。

其二,初期拜上帝教既憧憬来世的超度,又向往现世的幸福。《原道救世歌》讲灵魂的超拔;《百正歌》宣传行正,反对不正,正可升天堂,不正入地狱。这都是身前死后的事。同时,还指出不正对社会、个人造成的现实灾难,警告世人崇正克邪。《原道醒世训》则透露了这样的讯息:希望把“乖漓浇薄”、“陵夺斗杀”之世,变为“公平正直”之世、“大同”之世,带有入世的色彩。这是《劝世良言》和基督教所不曾有的。但洪秀全还未找到实现这一美好愿望的奋斗途径。

联系到洪秀全的思想演变过程,1843年第四次科考落第,反清思想再度滋长,遂导致拜上帝教创立,但在两广传教受挫,反清思想又趋退潮,转入宗教救世。因而,他撰写了早期的拜上帝教系列著述。《劝世良言》也是鼓吹宗教救世的作品,与洪秀全当时的思想状况正相吻合。因而,它被大量摄取,写入洪秀全此时的著述之中。然而,洪秀全怀着强烈的救世救民的抱负,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未消弭,他渴望消除现实社会的剥削、压迫和苦难,建设美好的公平社会,而不只是期待遥远的身后世界。这正是拜上帝教对《劝世良言》教义加以吸取和变异的思想症结。

2. 浓烈的儒学成分

洪秀全在传教活动中,面临三个必须解决的问题:1) 拜上帝教不以儒学经典为道统,而重建新的宗教理论和教义,在统



治者和士大夫看来,显然是“异端邪说”、“妖言惑众”,被目为邪教。2) 主张崇拜上帝,废弃一切偶像,包括对祖先的崇拜,背离了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和崇拜观念;而上帝是西方基督教的崇拜对象,因此被社会指斥为“从番”。而且,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受到列强侵略欺凌,爱国情绪正炽,宣扬基督教更引起中国人的误会和忌恨。3) 洪秀全对基督教并不熟悉,《劝世良言》并没有高深的宗教理论体系,而且不合中国国情。因此,初创时的拜上帝教理论贫乏,不能说服民众,尤其是知识分子。洪秀全熟悉儒学,而且深刻感受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、习惯的巨大影响力。因而,他采取了合理选择,把基督教与传统的儒家学说结合起来,使皇上帝中国化。这样,不但能使皇上帝在中国人的信仰中较容易地取代旧的偶像,而且还能使他的传教活动获得合法的存在空间,并且可以弥补拜上帝教理论肤浅和贫乏的弱点。因此,洪秀全大量地从儒家学说中吸取思想资料。在他早期著作中,保存了大量的、浓厚的儒家思想及其学说,而且儒学成分多于基督教成分,显示初期拜上帝教带有明显的儒学色彩。

3. 教义存在严重的矛盾与局限

洪秀全以《劝世良言》为拜上帝教义的经典。此书是梁发所编译。梁发为一印刷工人,文化程度有限。《劝世良言》选自圣经若干片段,“虽其译文甚为忠实,然因多译自外国方言,又无序言及注解”,难以读懂。洪秀全只得“自行揣摩,又常多错解”^①。因此,当有人偶尔问起《劝世良言》书中代词究是何人,洪秀全只有“默然不答”,或者干脆曲解为指自己本人。因此,

^① 《太平天国起义记》,《太平天国》(六),页848。



一年多传教活动的失败与洪秀全宗教知识的贫乏颇有关联。可见,《劝世良言》作为教义经典,显然妨碍洪秀全的传教活动的展开。一次,洪秀全往访一温姓秀才,对他宣传《劝世良言》“所载之真道”。温秀才不信其言,并要洪秀全把原书给他看,他要“为秀全改正其言,纠正秀全的错谬”。洪秀全不能说服他,只得一怒之下,不顾温秀才杀鸡招待,拂袖而去。

为此,洪秀全自广西返回花县后,致力于宗教著述,把儒学大量引进拜上帝教,以弥补教义的贫乏。而且,此时洪秀全正值反清思想退潮,转入宗教救世阶段,因而,儒学中的不少消极成分被纳入他的早期著述。随着1847年后,洪秀全反清思想再次升级,决心用暴力推翻清廷时,不少教义和理论就难以适应形势和洪秀全思想的变化,不能成为洪秀全反清革命的武器。如忍耐、顺从现实命运安排,作为人死后灵魂归宿的天堂地狱说,三位一体说,行善戒恶救世说等等,都与洪秀全的反清革命行动相悖。因而,洪秀全不得不修正或抛弃,创造新的教义,并对原来的教义加以改造使之适合起义需要。

(二) 1847—1853:革命化时期

1847年,洪秀全到了广州研读圣经,学习有关基督教的仪式、规范,眼界大为开阔,宗教知识也较前丰富。之后,他第二次赴桂,在紫荆山基地受到教众的拥戴,反清思想再次回升,决定与冯云山一道在广西传教,展拓基地,拜上帝教众日益增多。而且,地主团练与清朝官府迫害教众,引发反迫害斗争。同时,天地会起义导入高潮,广西局势动荡不安,教众革命化军事化势头猛烈,一场反清起义的风暴正在准备和酝酿。显



而易见,初期宗教救世的拜上帝教义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斗争需要。洪秀全遂审时度势,利用在广州学到的新的基督教知识,对以前的教义进行了取舍、加工和规范,大大强化了拜上帝教的政治内容,对初期拜上帝教作了一番重大改造,不少教义突破了基督教的传统教条,使拜上帝教成为发动革命的有力武器。革命化成为这一时期拜上帝教的最大特色。这个时期,拜上帝教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教义,基本形态得以奠定。

首先,宗教神话得到充实与更新。洪秀全在《原道觉世训》中,对上帝创世说作了进一步发挥,他说:“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天地、山海、人物”,“一切日月星辰雷雨风云莫非皇上帝之灵妙”,“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”。加强宣扬皇上帝是功能无比、功德无量的独一无二真神。洪秀全由此延伸,指出,有全能天父的指引,击灭阎罗妖的反清运动必然无往而不胜,以此鼓舞教众斗志和胜利信念。并且,洪秀全发展了基督教关于上帝三次大怒的故事,把他在1837年升天受命、下凡诛妖、做主救人说成是第四次大怒。在《太平天日》中,他对自己升天受命的神话进一步修改和发挥,更加突出了王权上帝授的政治内容,为武装起义、诛灭妖朝制造神学依据。

其次,按照基督教的教条或原则,制定拜上帝教的礼仪规范。初创时期,拜上帝教只有简单的洗礼和崇拜仪式,并无严格的宗教礼仪制度和言行规范。此时,洪秀全以“摩西十诫为蓝本”,制定了十款天条,作为教众的首要纪律规范和生活准则,战时则成为严格的军事纪律。团营前后,又创建圣库制度,以适应战争需要。这种做法来自圣经的记载。据称:公元一世纪初,基督徒曾实行共同生活的方式,他们变卖田产家业,



凡物公用,“照各人所需”“分给各人”^①。后来的《天朝田亩制度》规定,“分田照人口,不论男女”的办法,在《旧约》中有关以色列分田章节中也有记载。^② 起义后,太平天国规定了杀妖取城所得财物尽缴归天朝圣库、严禁私藏私带金银财宝、严禁奸邪淫乱、违者斩首示众等严格军纪。这在圣经中也有根据。《约书亚记》第6、7章记载:以色列人规定作战所得金银铜铁器皿都要归耶和华圣库,有人私藏金银衣服,结果被处死。《旧约·利未记》第20章也有“奸夫淫妇,都必治死”的记载。另外,拜上帝教经常举行的讲道理活动,也是由基督教传教士街头布道活动演变而来,被洪秀全定为制度,广泛运用于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。

其三,在反清革命实践中检验和革新教义,推动拜上帝教的革命化转型,从而凸显出它与基督教的若干原则界限。

1) 关于上帝观

基督教的上帝是无形的上帝,拜上帝教的上帝是有形的上帝。

基督教认为“上帝乃灵”,人们从未见过上帝,也不能看见上帝。《劝世良言》也宣扬上帝“乃无形无象、无始无终,自然而然,自永远至永远之真神”。但洪秀全说他升天见过上帝,上帝是一位“披金发、衣皂袍,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”的“老人”。^③

基督教的上帝是西方的上帝,西方传教士企图进行宗教

① 《新约·使徒行传》第2章,第44—45节。

② 《旧遗诏圣书·户口册记》,第26、33章。

③ 《太平天国起义记》,《太平天国》(六),页841。



和文化渗透,使中国基督教化,使中国人民膺服西方的上帝,听命于列强侵略和宰割。拜上帝教的上帝则是中国的上帝。《劝世良言》称上帝主宰世界,但上帝真道在西方,而不在中国。实际上主宰世界的是西方的上帝。上帝派西方的“善人君子”(传教士)到中国布道。他们是上帝的代言人,中国人民必须听命和服从他们的教化,而抛弃自己的传统和文化,进而丧失独立和主权,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与附庸。拜上帝教则认为:上帝是不分中外,天下凡间共有的上帝。中国古代自盘古至三代,君民一体敬拜上帝。中国名为神州,因为中国是天父皇上帝真神之所在,天地山海是其造成,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。^①这样,上帝成了中国自己的真神,无须西方传教士由外国输入。而且,上帝派洪秀全下凡为天下万国真主。他代表上帝不但要统治中国,还要统治西方各国,主宰凡间世界。

基督教的上帝是维护现实社会不平等的主宰;拜上帝教的上帝则是主持平等正义,创建太平世界的原动力。《劝世良言》要人们“敬伏上权”,统治者所有之权皆神天上帝所命,故“抗权者,抗神之列”,必“自取罪罚”,要人们纳粮、纳税以供养有权者,必须对统治者既“惧”且“敬”。洪秀全则摈弃这种说教,在《原道觉世训》中,强调了皇上帝和阎罗妖的对立,“敬拜皇上帝,则为皇上帝子女”;“溺信各邪神,则变成妖徒鬼卒。”阎罗妖和妖徒鬼卒,也就是人间的清朝皇帝、官吏、豪绅等统治阶级。他们不但不是上帝子女,而且是上帝子女必须共同击灭的革命的对象。皇上帝不但疾恶如仇,而且十分慈爱民众,他见人间“陵夺斗杀”,人民大众无衣无食,特派太平真主洪秀

① 《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》,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》,近代部分(上),页159。



全下凡救世,创立一个“处处平均、人人饱暖”的太平天国,“使天下共享天父皇上帝大福”,这是“天父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”。^①

基督教的上帝是高踞九天之上,不管人间现实苦难的彼岸社会主宰;拜上帝教的上帝则是兼管天上人间幸福苦难的主宰。基督教上帝对人间苦难十分冷漠,不分善恶正邪,一味主张人们忍受和顺从现实苦难,等待死后的天堂幸福,与饱受苦难的民众要求改变现实命运的强烈诉求相距遥远。拜上帝教的上帝首先关注人间的现实苦难,号召被剥削和奴役的民众起来战斗,斩邪留正,推翻旧的世界,变革不平等的现实社会,建立平均平等的太平世界。显然,这对饱受苦难的民众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。

2) 关于上帝家庭说

在基督教里,上帝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主,上帝只有一个独子耶稣;拜上帝教也认为上帝是独一真神,但又说上帝是天父,耶稣是长子,洪秀全是次子,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,杨秀清、韦昌辉、石达开是第四、五、六子,萧朝贵是帝婿。此外,还有所谓“天母”、“天嫂”。实际上,独一真神变成了上帝家庭。首义领袖们以上帝为核心,组成了血缘家庭,成为同胞兄弟。由洪秀全的个人神化,演进为整个领导集团的集体神化,而且还有天父、天兄附身的经常出现,使上帝家庭与领导集团的决策指挥划上等号,强化了诸王的神权,加固了内部团结的联系纽带,并使领导集团的决策增添神圣的权威。武装斗争也带有浓烈的圣战色彩,有利于统合军心,鼓舞士气,加强精神力量,推动

^① 《天朝田亩制度》。



反清战斗的胜利发展。

3) 关于天下一家说

在创立拜上帝教时,洪秀全宣传:“凡不信上帝与耶稣之真理者,虽为吾之旧友,但非吾友,而却是魔鬼也。反之,凡信上帝及耶稣之真理者,乃天堂真兄弟真朋友也。……即使我之父母妻子不相信,我亦不能与其联合,何况其他亲友乎?”^①他提出以崇信上帝为划分朋友与魔鬼的标准。但这种划分显然难以贯彻,不久,为了广为招收教众,洪秀全修正了自己观点,改以正面教化来说服群众皈依上帝。他大讲“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”,“天下一家”,天下人都是上帝子女,应当敬拜上帝。却不再把不信上帝的群众视为魔鬼。到1847年,洪秀全再次决心反清,必须在宗教宣传中明确斗争对象。因而,他在《原道觉世训》中,明确划分了正与邪两大阵营,教众和广大中国人民视为上帝子女,构成正的阵营,而把阎罗妖与“溺信邪神”的“妖徒鬼卒”归入邪的阵营,而成为打击目标。这时,天下一家是指上帝子女而言,包括皈依拜上帝教的群众和广大中国人民,而清朝皇帝、官吏、豪绅等则不是上帝子女,也不在天下一家之内。与以前的天下一家的内涵存在鲜明的区别。

4) 关于天堂地狱说

基督教的天堂是指人们死后灵魂升天得到的幸福。其宗旨在于劝善戒恶。凡行善乐施、信仰和崇拜上帝者,灵魂升入天堂,享受冥中之福;反之,行恶悛吝,崇拜偶像者,灵魂沦入地狱,遭受冥中之苦。可见,这是人们身后灵魂的归宿。拜上帝教初创时期,洪秀全就移植了基督教的天堂地狱说,并加上

^① 《太平天国起义记》,《太平天国》(六),页863—864。

